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人类的未来

##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书笔记

殷浩杨 2022141461109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为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本文主要概括该著作的基本观点与思想，并补充著作的写作背景与价值意义。

## 一 基本思想

马克思在该著作中从“生产”、“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其他问题”等角度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研究进路。

### （一） 生产

《导言》开篇便谈到物质生产的问题，指出现实中的人才应该是研究的出发点。然而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却是原子式的，把人当做“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1] 正如马克思在后文所阐明的，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抽象方法中的错误。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认为个体表现出的对于物质依赖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并非是人固有的自然属性，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质。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 18 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这一点，告诉我们“生产”，也应当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3]

为什么说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呢？这种说法有何深意？我们知道，生产个体——“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然而社会关系的内在结构定是随时代发展的，决不能静止片面地看待。如古典经济学家所情愿的，生产对于一切时代而言的确存在某些共同的规定。但是，构成发展的恰恰是那些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研究生产时要将其放到历史的发展阶段上加以研究，不仅要研究各个时代的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研究各个阶段的本质差异。古典经济学家希望能得到如同自然科学中定理一般的永恒规律，马克思对此批评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和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4] 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一个大的假设的前提条件之上，欠缺对于社会维度的分析，仅基于孤立人的理性选择能够达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这一命题，便将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反驳道，私人的占有绝不是生产的前提，事实上，公有制在历史上才是更原始的形式，私有制只是后来居上的某种占有的形式。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在于把运用错误抽象方法抽象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上升为“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5]，进一步天经地义地发展了与这一抽象状态相适应的占全关系、法的关系。这样的错误使得古典经济学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5]

## （二）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首先明确概念定义。

- **生产**就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如工人做工、农民种田等等，是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自然物质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
- **分配**是指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分配，具体又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与生产者）的分配和消费资料（产品）的分配。
- **交换**是人们互相交换劳动和劳动产品的过程；在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它通常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 **消费**主要指对产品的使用，也分两种，即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

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在其原子化的理性人假设下，劳动要素所有者、资本要素所有者、土地要素所有者不过都是平等的“理性人”，只按照各自不同的贡献拿走工资、利润、地租，不存在所谓的剥削关系。这其实就是将生产与分配割裂了开来其二，甚至认为分配先于生产。另外，在市场理性的指导下，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能卖出去，从而交换与消费并没有研究的必要。

而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构成经济的四个环节，是一个整体。

### 1. 生产与消费 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二者具有直接同一性，生产直接可以是消费——是进行生产的个人的能力的消费，也是生产资料的消费。同样，消费也直接是生产，一方面通过消费生产资料来得到新产品，另一方面劳动者通过消费生活资料来生产劳动力。其二，两者互为媒介。消费要通过生产的产品的消耗来实现；生产则是以消费为内在的目的的需要。

其三，二者相互创造对方。消费使生产的最后环节，使产品成为商品，亦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生产则为消费创造对象。

### 2. 生产与分配 首先，分配是决定于生产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当然直接有生产结构决定，而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自然则是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结果。

其次，生产是先于分配的。即使新一历史阶段的生产要素分配似乎已是前提，那也是上一历史阶段生产过程中形成与稳定的结果。

### 3. 生产与交换、流通 交换作为生产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第一，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与能力的交换，直接从属于生产。比如在一个工厂中，工人间彼此的活动及工人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活动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这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属于生产的范围。

第二，产品的交换也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

第三，实业家的交换与流动，从其组织与内容来看，也是生产的一部分。

因此，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的。[6]

总的来说，生产支配着分配、交换和消费，同时也决定了这些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生产单方面也会收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例如分配变动生产也变动）四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 （三）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都是马克思所总结的第一条道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7]，“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7]《导言》中举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人口、民族、国家”等抽象整体，都需要分析到“分工、货币、价值”等“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的层次来理解定义，以建立整个经济学框架。然而，马克思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8]与黑格尔陷入的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任何抽象的思辨必须要以社会为前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他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8]

另外，马克思论述证明，经济范畴的研究应当从较为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形式开始研究，而非从更为简单和本原的历史起点开始。这是因为“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9]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就应当是最为复杂和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体——这里是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10]，因而我们不能直接用思维抽象来解释经济现象，而应当借助所谓“中介环节”。

什么是中介环节呢？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11]。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当中，这种“中介”就不会是“土地所有制”，而应当是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12]

总结来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已经阐明。我们首先要沿着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条道路，进行最基本的感性认识，形成思维抽象，但又不能仅在此停留。还应沿着马克思所指明的第二条道路，紧密地处在具体的社会范畴中，科学地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在具体的经济研究中，最终的资产阶级形态即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终点。我们要借助恰当的“中介环节”来完成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最终推广到国家、国际经济体。

## 二 写作背景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作于1857年8月下旬。自17世纪以来，欧洲以数学与物理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得到充分和迅猛的发展，杰出的科学家们通过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抽象出自然界中许多颠扑不破的定律。这些巨大成就为社会科学领域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经济学界也想像自然科学家一般试图去发现经济领域中潜藏的理性机制。终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宣布了这一伟大的发现——自由市场理论便是经济领域中潜藏的铁律。他提出，在自由市场中，孤立的理性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3]在这一发现的指导下，古典经济学便主张让这一“看不见的手”指导社会经济，并天经地义地抵制各种制度对自由经济的干扰。

然而人毕竟不是自然界中静止不变的物，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的古典经济学终究无法完全地预测现实中的经济状况。自由市场经济反而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9世纪以来，关于贫富差距的现象在各类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里得到无数体现。极端的贫富差距所导致的被剥削人民的购买力不足，也催生了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这些问题都警醒人们，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完全正确可靠的。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反思古典经济学中的种种论断，这都为《导言》的创作

提供了时代的学术素材与动机。

1857 年，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爆发经济危机，马克思预感这是形势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兆，他夜以继日总结理论，终于在 1857 年至 1858 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经济学手稿，这篇就是马克思为将来发表论著所起草的总导言，其将哲学批判思想与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完美的结合，完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变革。[?]

### 三 价值意义

首先，《导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导言》先破后立地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割裂观点，并建立了基于马克思自己哲学观点的新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了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研究方法，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变革。这对于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再者，《导言》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支撑它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以错误、片面的抽象方法得来的。而我们以更加完整、正确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视角看待经济范畴，《导言》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会如同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那样稳定、静止、永恒地支配人类的未来。这无疑能够其实人们去发掘一条更科学的，社会生产、分配制度。这便为日后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埋下了伏笔。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同上书，5 页
- [3] 同上书，6-9 页
- [4] 同上书，10 页
- [5] 同上书，11 页
- [6] 同上书，23 页
- [7] 同上书，24 页
- [8] 同上书，25 页
- [9] 同上书，27 页
- [10] 同上书，30 页
- [11] 同上书，31 页
- [12] 同上书，31-32 页
- [13]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428 页，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